



說文字系序

文字者所以傳聲音也故始于指事象形通于會意終于諧聲而轉注假借特附焉以濟其窮非文字之本例也畫卦者文之原也文必始于一許君述之文不終于亥終于亥者許君之所作也五百四十者陰陽九六之合數文原于卦而不能一準于易必五百四十部者亦許君之所作也作不能無過此亭林先生所以不深信許君也然而終不能廢者則所述之無以易焉故也許君以文字相襍爲次字不皆系于文學者惑之巧密故也以文字傳聲音其可傳者事形意而已事形意既備而聲音猶不能盡傳不得已仍卽聲以傳旣以聲傳則



不得復與文字爲一例事形意相受如姓之爲氏族也
聲復相受則如今之以氏族爲姓也古今自然之變雖
聖賢不能改故文字之書必變而爲聲音亦其時世然
也濟不敏幼從先君子爲聲音之學因及于韻知韻之
必本于文字而未之能究也中間失學二十餘年乃復
溯原于文字文字之書舍許君無可爲者是以昔賢雖
知非完書而終無以易之此字系之所爲述也述許君
之書則應始一終亥乃始一而不終亥者變許君之所
作而不變許君之所述也文字之以事形意著而自得
聲者益千數百耳衍之以聲則可萬通之以段借轉注
則將無祿焉無祿者不可勝窮也以許君爲斷焉可也

自得聲之與諧聲則畛域判然雖不以許君爲斷而實
述許君之旨以爲斷固未嘗敢有所作也若乃推其不
可通正其繇說往往本諸許君所述之古文引而伸之
觸類而長之疑必闕之猶前志也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國未嘗...]

說文韻原序

驪連栗陸雙聲斯著軒轅續竹疊韻興焉天籟實然匪
由舛造皇古歌謠流傳葢寡唐虞夏商猶云崇質大文
昌運莫隆蒼姬易繫詩篇折衷孔子其流彌遠支派益
分調以四聲和以陰陽其大較也夫時鳥百變鳳皇止
于數聲八音襍奏律呂統以一本苟沿波而忘原將習
今而非古是以綴文績學之士伏按討索旁徵諸子用
佐騷賦掇拾極博繕練瀾精雖然不攷得聲之字則字
無所統不因聖言之聲則聲無所麗字以統之如姬姜
子姒戚屬本于天也聲以麗之如比閭族黨度居定于
王也濟既述字系以明所統述音系以明所麗然後克

介存齋文集
成是書不曰韻而曰韻原者今韻取士隋唐迄茲功令
攸存無庸議也不曰韻原而附之說文者許君述文字
不悉合今文經典雅故闕遺滋多段借難哲自經韻而
外不敢復增蓋言謹也經韻之中或有段借可通及古
今異用者皆據廣韻附于聲末示有方也本聲一文別
無孳乳或雖孳乳不入經韻則以切韻審讀亦據廣韻
而比屬之懼漏略也凡皆以許君爲依歸是以附之說
文也自三山陳氏始究古韻迄于今日其別復多離文
論韻勢所必至是以斤斤附之說文也老師宿儒相繼
淪謝壯盛失學炳燭云遲曙記誦陋搏手自恨拔蹟榛
蕪之中游目康莊之域意有鄉往殆將庶幾量力所任

蓋云尠矣後有君子是糾是繩豈惟寡昧獨受其賜

雲谿遺稿序

與雲谿交逾十年未嘗知其能詩也浪游四方歸里日少雲谿卒十餘年余遭弟憂家居雲谿之子質乃以雲谿詩來乞序質幼孤能立哀集其父遺稿于故紙敗篋中雖所得不多且有譌缺用意固已勤矣世之馳騫名場濟學情宜惜往往以詩工拙相競樸學淺之若夫山林樸淡之士坐擁卷軸出矚光景感節序之變遷驗飛潛動植之態狀有觸于中不能無言言則必就其所最昵者共欣賞焉以自快萬不一失也雲谿與木君同學所最昵又好爲詩詞者莫如余木君每爲詞輒手其稿就余隔別或三五日未嘗過十日必一相見雲谿過從

介在齋文集
不疏于木君見余與木君論詞或時至忼慨於咽汎瀾
藉袂雲谿亦移情共歌哭而未嘗及其為詩身沒之日
遺稿散佚將疏嬾之性固然抑亦其所自勗有大于詩
者而不樂以詩自見也歟宜其詩之澹古淡泊不競工
拙於字句間也讀其詩四言及五言古詩為多蓋以淵
明為準的矣間為七言古詩及五七言近體則多不能
合繩墨因為之序并擇其尤者數十篇授諸梓人俾與
木君之詞合為一編以志髫鬣交遊之感焉

正玲瓏館詩集序

善之也有素而發之也有時可以言文矣性正而情篤
灌溉之以是非表正得失興替之蹟被濯之以勞苦憂
悴怡愉蕩逸之境淬礪之以風雅騷賦碩人畸士之笑
言怨歎此其人雖危坐一室猶將踔厲千古翱翔萬里
也而況感遇身世積事積人積歲歲不一人人不一事
事不一感者乎故曰蓄之有素然而發之不以其時則
或消磨鬱湮境過情遷後者入居守前者奔迸敝逸不
可復追操筆掇拾別移新製與夫據鞍伏枕跛行矐視
時所幾幾欲達之而未暇達者相去固已遼渺矣浦君
之詩其初蓋有作而致者中間所蓄漸富奮其強力因

勢利便潮起雲湧鳥嘯花開俛鴻麗焉四十以外稍稍
嬾散其蓄彌厚鼓瑟用希夫其所以蓄而不發者意固
靳所蓄之未止于是且既已蓄之則如錐處囊鋒穎恆
在惟吾用之之遲速莫之能禦也然試返而循其所欲
發而未發者固猶可得而續發耶將過此以往未之或
知耶雲雷盤桓不若霖雨于西郊也標梅三七不若煮
糝于錡釜也日月迢邁不常厥居言苟無文則宜默爾
幸可發舒而瑟縮偃蹇坐失其時豈不惜哉蓋余與浦
君論文如是因卽次以序浦君之詩殆亦自懼發之不
時將後之所發非復今之所發者已

揚州李侍郎祠堂記

承明季鹽務極弊之餘有能振而起之俾百數十年享
安全樂利之休者曰李公贊元公沒後積久漸衰商民
望復有如公其人者振而起之於是思公益深而公之
裔孫鑑園實能哀集公遺文軼事詳思公者所不能詳
商民資以乞祠公旣得請於朝公祠始成鑑園屬記
其事夫鹽政視河漕若較緩而兩淮儲胥爲數多於天
下最大之藩庫其利弊與漕相通河資餉焉有志之士
所不得不講求也本朝之鹽全歸商運是以言治鹽者
必恤商如言治地方者必愛民無可疑也然而商者財
之所聚言恤商則嫌於陷其利而市恩於是時局一變

有能言商人舞弊者輒謂爲不黨于商而忠于國是徒知遠嫌以沽名而未嘗實事求是也夫商猶民也病商猶病民也未有民病而國不病者然則病商卽所以病國也病商者官吏也顧其初非官吏也商也商之良者在所宜恤而病商之商必擾之官不察而以爲能或且資其漁獵而聽其指駝及其勢張而局固則短長爲其所持甚且咄嗟而使官官旣已爲所使矣不得不與之比而病商胥吏因其隙而羅織之瓜裂魚爛而病商之商所入漸不供出又因以自病然終不深悔其致病之由而必取盈于已病之商此鹽務所以益壞也觀公奏議益寬于實運之商而嚴于病商之商讀公疏者必審

公所以寬嚴互用之故而後公之政體可得而師法也必分別于商之莠良而後公之寬嚴互用可得而講明也不此之務而斷斷于爲治之蹟是猶却行而求及前人也奮其私智主其先入而不予根本之地求其明白洞曉是猶昏夜行不辨星斗本南轅而將至北轍也不能集思廣益而搶攘于簿書之間訑訑聲色拒人千里以爲吾能慎且密者是猶瞽仇其相涉無津涯之水而甘于滅頂也河漕方艱邊事未已以一最大之藩庫而在其淪溺而莫之止此公百七十年之精誠所鬱結而不能宣雖崇祀公公之靈猶將有餘恫也吾願入公祠者讀公之書求公所用心而審察于隆替之所由則庶

乎俎豆不爲虛器拜跪不爲虛文矣劉聖主方殷然南
顧重之以疆臣臨之以輅車申之以師異命而公祠適
成意殆有如公其人復振而起之以慰商民之望者乎
鑑園其拭目俟之

宋隱山傳

宋端已商邱人父冠五以書畫游四方君輒從實傳家
學狀兒奇古脩眉隆鼻拱頤無須并口訥不能詞喜怒
未嘗見于面身雖困乏以周急爲務數見背負弗悔旣
倦游愛金陵江山風土之美迺卜居營先人窆焉以道
堯十年正月十七日卒年五十一前數日誡其子定生
曰汝幸無能躬耕訓汝子讀小學四子書識仁恕廉恥
字足矣甚穎悟者讀經則止勿作文字勿入城市君原
名慎言字緘夫其友集團汪金戊爲改今名字曰恥夫
晚號隱山隱山者君所生地也君生商邱商邱之野故
無山地氣時成山望之蔚然山也是曰隱山因號焉亦

介存齋文集
曰青谿逸叟或曰雪苑遷客善書畫畫尤工周濟曰畫
衰于文董而絕于惲王文局富而筆膩董筆健而局窘
故衰惲王者筆不逮董局不逮文故絕絕且二百年而
隱山出焉予嘗疑書學之絕而復續者賴完白山民畫
將于隱山焉在而降年不永則此事之厄殆未知所底
也完白之書得安吳包氏乃大明其言曰峻曰澀曰中
實君之言畫曰疾曰澀曰澀曰澀異輪同軌若合符節蓋君
亦服膺鄧氏力不能發之于書而特發之于畫者歟初
予在吳門見董書跳宕絕美心知非真而愛弗忍釋詞
之則君作也由是物色君復十年乃於邗上訪得之窮
論連日夜相說以解然後知君泛濫馳騫疲勦于古人

之樊籠二十餘年乃始自喻甘苦蓋知之若斯之難也
而況將行之況將至之而傳之也哉余晚學畫資君切
磋力尻多君畫不自名往往託諸古人一本出購者輒
千金爲收藏賞鑒家所寶愛所得不貲皆敝貧舊家或
不舉火怡然無愠戚予旣與君交厚惜其爲古人役也
乃過絕廡作俾自署然所作未多而隱山物矣此事之
能復古與否積吾兩人之力合爲之數十年尙未能信
其必然況君物而予孤立哉集園最重君畫館君于家
且十年物營其葬授定生田三十畝宅一區用成君遺
訓君平生論畫余則別著之爲書以授定生

小牛傳

小牛者忠信才節婢也年十一其主李生將幕游託妻女於牛牛曰諾則之市中貰故衣歷謁所親而售之如期歸其值始貰故弊衣值百十錢信稍著則漸完好加華莞焉數年而舉貂狐之裘用餘貰贍李妻女稍羸擴陋巷稍羸嫁李女年二十六李生歸牛皙瘠豐趺髮卷然處子也李夫婦皆逾五十無子將納之李妻大譁欲毆殺牛牛受杖無愠色李之戚友咸不平之或欲贖牛女視牛擇良士嫁牛顧李倉卒復游與其妻挈牛登舟矣造舟請于李李許諾問牛牛曰婢子事主母十五年未有大過可以去者主人出游弗深悉主母實悉之主

母欲遣牛牛乃去耳問李妻李妻不能辭囁嚅曰吾猶將勸夫子納之也遂行止菴曰牛可謂忠信才節矣以理財賦則盛世良臣也巾幗而婢之命也是行也牛之禍福未可知卽禍以死其所樹立賢于貿貿之生遠矣獨惟李生者能知牛於童稚之年託以家室之重不可謂無識卒不能制其妻而幾殺牛又不能沒遣而安全之將深心大用卒有以濟之耶將前之識牛特出于漫然一言後之不能沒遣安全固其庸懦無能之素耶以牛忠信才節炳然皜然猶不免隨所遇而飄泊流轉莫知所終則士之扼腕侘傺思自奮于窮窘之餘以赴功名之會者亦獨何哉亦獨何哉

林蘊琪蘊珩兄弟家傳

君福建林氏國初遷荆谿考書雲公庠生有文名蘊琪不售早卒君兄弟二人孤露相依助伯曰蘊琪蘊珩其季也季夫婦復早卒諸子成立皆賴伯氏初書雲公有兄性剛愎所爲多不中程墨書雲公暮夜長跪泣諫至爲不食者數矣卒能範兄于正以無貶于士林兄卒無子蘊珩實嗣君兄弟友恭出天性蓋所蓄積然也書雲公之歿家無餘儲濟先君子翼而長之吾家故貧君昆季與吾兄同作苦搏埴無剗齟陶無咭窳市無俶倓轆縮衣食用成室家伯寬裕有度季警敏能斷內外脩舉秩秩然素封矣季之未歿也伯逸而季勞風雨寒暑恆

介存齋文集
弗避飢飽寢興恆弗時所親咸多季伯自若也季之既
歿室長冠幼啣姆如慈母督責如嚴師所親又多伯伯
亦自若也伯夫婦歿諸子擇材所任自執事或耕或賈
或讀莫相課率而雍睦敢勉如兩君未亾嗚呼是可以
風矣漢初以孝弟力田取士既但舉孝廉弟之科若缺
是時厥後俾孝爲多友恭替焉或曰未有孝而不弟者
彼直兒爲之故若分非其質理然也然則二君可謂孝
矣末俗義利異趣計才度能以相尙不相及則相責望
上逮士大夫猶或不免其興較計曾無以別于傭販之
估値則何恠閭閻小民幼共勤勤長權肥瘠者哉林氏
怡怡之美比三世固未可謂無赫赫表見而忽之也書

雲公者濟大舅君兄弟於先君子爲中表兄弟書雲公
之配濟從母也君兄弟又與余兄弟爲表兄弟伯之子
取余同堂姝季之女爲余子婦又世爲兄弟故悉其內
行尤詳會林氏輯譜牒因爲二君家傳以發舒懿德兩
家子孫其亦可以觀感興起矣夫

其衣冠以歸歟與哉矣夫

項羽坑秦降卒四十萬又殺子嬰燒秦宮室殘破咸陽
不都關中是也河北趙地羽身破章邯全其父子兄弟
壘盡之命是羽發蹟之所何以不都河北漢之將亡羣
雄競逐袁紹以不迎天子敗曹操以挾天子霸雖然孫
劉不挾天子亦霸而操以挾天子獨為漢賊天子寄坐
耳然而稟命則不威揣命則不臣以操之才即不挾天
子何遽不霸甚者可為漢除賊扶義而王何取于挾天
子於乎為此論者吾亡友始之夫高君亦耕也君長于
余十一年與余交十年前五年以兄弟既婿于王父為
尊屬矣余執子姪禮君仍弟畜余也當是時川楚蕩平

文學高森榮墓表

項羽坑秦降卒四十萬又殺子嬰燒秦宮室殘破咸陽
不都關中是也河北趙地羽身破章邯全其父子兄弟
壘盡之命是羽發蹟之所何以不都河北漢之將亡羣
雄競逐袁紹以不迎天子敗曹操以挾天子霸雖然孫
劉不挾天子亦霸而操以挾天子獨為漢賊天子寄坐
耳然而稟命則不威揣命則不臣以操之才即不挾天
子何遽不霸甚者可為漢除賊扶義而王何取于挾天
子於乎為此論者吾亡友始之夫高君亦耕也君長于
余十一年與余交十年前五年以兄弟既婿于王父為
尊屬矣余執子姪禮君仍弟畜余也當是時川楚蕩平

介存齋文集
天下豐樂君縱酒爲詩詩年三十七竟以酒病衄卒於
乎哀哉君諱榮字亦耕原配呂出一女適范氏繼配余
姑出一子薪姑年二十三而君卒君嗣母戚孺人老矣
子薪幼姑仰事俛育有稱戚黨閒越二十六年卒薪既
成立能文章乞文于余余少時曾爲文擬名君曠悔不
文毀其藁重薪之請乃復爲墓表如右君季弟森槐與
余族祖木君同學亦交余樸直有山水氣四人者相過
從登臨賦詩弈碁飲酒無虛日時論史事相激叩君以
忼慨森槐以蕭檝木君以纏絲里尻之樂于是爲戚君
既卒余多出遊森槐木君相繼逝三十年來朋友聚散
之輓蹟鄉里人情風俗之變遷谿山光景之盛衰因表

君墓彌增予感焉余亦行年五十矣悲夫

針灸毋定穴湯劑毋處方庶乎免已十餘年來浮沈淮海逾越江漢耳目所睹記鹽務爲多聽橋觀察祖孫世爲鹽官尤究心此事往復問難端緒錯綜慮其遺忘輯爲一篇不設甲乙都忘賓主直述大意刊落華藻雖摺紳之士玩之無文而政事之家喜其近質文體然乎抑亦事體然也道光十年冬日止齋序

問竈戶苦累透私應如何查禁

荅曰苦累者非竈戶也各場本有蕩地產草供煎毋許私墾已經私墾者例應放荒計草設竈有竈卽有地此真正竈戶也後來竈戶致富不樂供煎本身賄脫竈籍雇募無業游民頂充漸將竈地私墾成田或且轉相典

賣因而有竈無地必須買草供煎竈戶變成草戶與煎丁分而爲二而丁始困矣竈戶既不煎鹽但收草束貴價剝削煎丁煎丁不敢與草戶較草價之貴賤始仰衣食與場商場商陽借撫恤之名暗施侵漁之術而丁愈困矣草戶旣安享蕩地之利一逢商力疲乏煎多收少卽令煎丁以鹽易草公然囤聚售私又恐場官查禁嗾令窮苦煎丁以有鹽無售爲辭向場官挾制場官非但不敢問其透私之罪且利有私販接濟煎丁至有在院司公然而稟者甚且借此挾制院司請領 帑項名爲收買餘鹽其實卽將此項與狡猾場商通同分肥市買垣內不堪之脚鹽塘塞上官 帑項究歸無着其弊皆

由有竈無地而起如能清查蕩地以范公隄爲界隄外之地卽係蕩地不問何人但執業此地者卽定爲竈籍查明某場有地若干有竈若干計地配竈令其親身供煎倘欲雇募聽其自便稽查火伏責鹽歸垣一切公事不如法惟該戶的名是問不許以雇丁應卯如該業戶于清查之日卽呈明不願供煎則須查明此地是典是買一面繳地入官以憑另募一面自向原業退價倘查係祖業相傳並無典賣文契爲憑卽係賄脫竈籍之戶不准繳地改業庚草繳相符丁戶合一有業之戶孰肯逃亾法禁可施透漏可絕矣

問場私透漏路徑叢襍應如何扼要稽查

荅曰淮南場鹽由六閘出運河入江者必經揚關由孔家涵入江者必經揚關分口之白塔河由高郵湖入天長界內者揚關可設分口其不歸場河徑自入江湖江直上者必經龍江關或入儀徵界內者揚關本有分口或入六合界內者龍江關可設分口但責成兩關斷無飛越之路淮北場鹽水陸交通路徑不一但自楊家莊以上直至劉馬莊山東交界者皆須先過運河後過黃河自楊家莊以下直至界首高郵州交界者皆須先過黃河後過運河兩河隄岸皆文廳武營汛地兵堡卡房星羅碁布若責以各渡口稽查亦萬無飛越之路總之緝私一事只須大府認真辦理屬員實力奉行自有成

介在...
效若鹽務委員賢者呼應不靈不肖者通同索費斷無
成效

問糧船夾私應如何查禁

荅曰糧船頭舵水手有何貲本豈能帶私每船至數千石之多皆由積慣私販出本置買附船裝載先在江廣置買木植隨重運北上沿途賒與私販回空南下時收鹽抵價鹽既上船以十分之三作為水腳頭舵水手包攬過關本販並不在船另坐小船先往沿途講價售賣糧船水手每年身工不過七千餘文原不足敷養贍所以甘心與私販合夥一遇搜查嚴緊甘代抗拒辦理之法當禁止於木植未經附載以前若聽其卸木易鹽鹽

已上船再行查拿則此輩小人以財為命便難妥辦矣
問江船夾私應如何查禁

荅曰此鹽務附骨之疽也即如旗丁以官船運糧既有衛田行月尚有贈耗餘米何況鹽船乃船戶私產凡造船成本大約每裝一石須工料銀一兩其船用至十年必須拆卸重造是以造船本銀須作十年飛算裝鹽一千引須用五千石之船每年飛本五百兩二分息加利銀一千二百兩歲修一百兩舵水工食一百五十兩裝鹽一千引照報部水腳實給不過一千兩內除關稅一百二十兩實得水腳八百八十兩而一年船本船利歲修工食實須一千九百五十兩除水腳八百八十兩實

介存齋文集
短銀一千零七十兩此尙就一年一運而計若如近來
兩年一運則共短銀三千餘兩若非帶私誰肯裝鹽計
儀徵買私每斤二十餘文漢口賣私每斤五十餘文實
有加倍之利每船帶至一千五六百石方敷二年一運
之用又須加帶數百石以抵買私借本之利是以千引
之船大約必帶私二千石江廣焉得不滯銷欲清江船
之私第一以輕成本減賣價爲主價減則售速從前兩
年三運今卽不能驟復亦須辦至一年一運則江船止
須帶鹽數百石卽可殼本江船所帶愈少銷售愈速漸
至兩年三運則江船不須帶私矣至包內之鹽斷不可
去每包八斤四兩加豐餘七八兩方可保住額斤算小

之商每欲扣少其實所扣至微一經船戶藉口虧耗所
損甚大

問鄰私如何堵截

荅曰湖北額行五十五萬引受襄宜兩路外私又有糧
私船私銷常缺額湖南額行二十二萬引受衡永兩路
外私糧私有限無船私銷常溢額論兩湖之私以粵私
爲最多每年估額約七八萬引然湖南旣已溢銷卽難
責以堵緝湖北襄陽之潞私陸路隨處可通平岡原野
無險可扼水路只老河口一處略可稽查但潞私浸到
湖北其成本總在四十文上下但能減價自足敵之無
庸過計宜昌之川私向係川販用柏木船滿載闖關而

下園聚羊角洲分發各路近來非此情形全係歸州巴東本地小販合本入川販售賄關軟過不甚強梁當于巴東之官渡口設卡稽查彼處山若重門江勢紆曲來船必須攏岸過此便無要可扼矣至於鶴峯長樂等處背負之鹽遠道艱難不禁可也江西私鹽道路未經親身查看不能懸擬淮北蘆私以陳州爲門戶陳州歸于長蘆淮北之門戶遂壞載在鹽法誌

問成本如何能輕

荅曰淮南以錢糧爲重錢糧之中有帶徵有歸還皆非本綱應完之款帶徵者從前滯銷銃引賠課之款也歸還者商領庫墊分綱補納之款也帶徵必應請停歸還

則應逐款查核分別辦理兩淮當綱應解應支之款不足三百萬加以賞借數十萬約四百二十萬即可敷用淮南綱鹽約徵銀三百二十萬中路食鹽約徵銀七十萬淮北綱食約徵銀三十萬便足一綱解支之數若每引配鹽五百斤以淮南綱鹽而計錢糧三兩真梁場鹽四兩票價運脚岸費六兩共須銀十三兩每斤計銀二分六釐計錢三十九文辦頂梁者減場鹽價八錢辦白梁者減場鹽價一兩六錢減賣價亦如之中路食鹽錢糧二兩四錢白梁場鹽二兩四錢票價運脚岸費四兩二錢共須銀九兩每斤計銀一分八釐計錢二十七文均與私鹽價值不甚相遠矣向例每引三百六十四斤

錢糧五兩二錢每斤計銀三分九釐四毫計錢五十九文焉得不滯銷因滯銷而江船帶私不能禁止是嚴于商而恕于梟也江船所帶已居官引十分之四若改官引爲五百斤所加之鹽斤尙少于江船所帶之鹽斤而可以賣價大減鄰私全退糧私再加斂戢銷數自可日增然後以額外溢運之錢糧還從前銚賠之帶款豈非公私普利

問欲輕成本何以不去窩單

荅曰根窩之設所以杜爭端也鹽利最大利大則必爭濱海沿江尤非內地可比不設根窩無以收其利權是鹽務之保甲也其說另詳鹽法議至于年單一給十綱

卽是兩淮鈔法藉此招徠運本接濟轉輸若去之是絕賀借之路也近年以來運商無不竭力殺窩然從前賀利只得六釐貴至八釐而近日賀利且至一分五六厘矣窩單並未全廢不過畧賤賀利已加至如此計一年所用硃單一百餘萬引半係運商自置其在外買單不過五十餘萬卽全裁單價所省亦止五十萬一年綱食中路運本一千五百七十萬作有一半實本須借本七百八十五萬向利八釐今利一分五釐每兩增利七厘每月增利五萬四千九百五十兩每年增利六十五萬九千四百兩除省單價五十萬已暗虧十五萬九千四百兩矣况窩單全廢之後賀利必在二分以外每年又

須虧四十餘萬又况近來一運兩年又加一倍賀利是廢窩單而增賀利一綱總須暗虧一百五六十萬窩商固無辜籍沒矣運商將何以堪之卽如淮北綱鹽從前單價卽不及淮南亦相懸無幾自從改爲認岸繳庫單價每引不過八分自買單價不過四五分可謂極賤而淮北鹽務一敗塗地者全由賀利太重不堪盤剝之故北商單不值錢無可質押空手借賀大約總在二分以外若疲乏之家有不止官利三分者有任出重利亦無借處者一籌莫展束手就斃設當日不廢窩單何至于此哉故運商之殺窩殆所以自殺也不廢窩單所以輕賀利賀利亦在辦鹽成本之內也且窩單質押行之已

久若一旦廢棄已質之單必成訟案紛紛浪質索本准駁皆難尤不可不深思熟計也

問鹽法日久弊生必應變通或徵場或抽稅或改歸

地丁三者孰便

荅曰鹽法徵商我朝善美之制行之而弊弊不在法

必欲變通則三說皆難專任蓋場鹽值錢每斤不過三四文以三四文之鹽徵十餘文之課本末倒置萬一欠課卽封鹽入官不足抵課若欲抽稅則爲數甚鉅恐各關亦難勝任且場鹽太賤繞越透漏必多每年何能徵足定額若欲改歸地丁則六省有田之戶代無田之丁輸納鹽稅至四百餘萬之多民力亦有不逮民情亦恐

介在齊文和
不安或者以正項歸之場竈池垣以應解外省之款歸
之地丁以帑利及不報部之款酌歸關稅庶乎可行
然須稽查度支細冊詳籌熟計方可定見非局外之人
所能懸擬也

問浮費最多應如何裁減

答曰裁費極難十餘年來見各憲每以裁費爲務一次
行文裁費卽多一次稽查非但不能裁減并且愈益加
增從前裁江廣匣費歸公原謂裁後卽可無費乃未幾
而又有六錢八錢之岸費矣未幾而私增磨派至一兩
數錢矣此卽前事之明徵今欲裁費而不能全裁之費
勢必歸官列入科則遂爲定額將來事變局新必另生

費外之費此與地丁之火耗等款加入正額耗外加耗
何異是不可以不慎也總之省費不如省事省事不如
省官但于成法之中刪繁就簡俾徑直易行則各費自
省少派稽查之員則商業自安不擾獄市此之謂矣
問旣欲省事則向在鹽務謀生之人如何處置

答曰害人之弊不可留養人之費不可惜卽如工人一
項兩淮所養不下數千人近年以來每因改道輒致生
事旣已生事旋卽姑息了案此最妨于政體事前必須
曲體人情妥爲安頓安頓已定再有匪徒唆激生事必
須盡法嚴懲所辦之事不可因而中止此在當事之人
情法兼施恩威互用非可以口舌爭也

問漢口建倉之法何如

答曰從前曾有人議論此事一因擇地甚難工費甚鉅一因進倉出倉鹽多折耗多一層轉折即增一番剝削是以中止若能減價敵私加以堵緝銷售自速似亦無須如此

問淮北公埠之說何如

答曰淮北錢糧鹽價皆輕于淮南而核計成本不減淮南者全因浮費而浮費之增全因大斤從前亦有湖運在正陽關江運在無為州設立公埠之說但如此一行則舉安徽大半引地而棄之矣必欲變通淮北不如仿照從前內商水商之例即以捆鹽包垣作為公埠堆貯

散鹽築成鹽廩與場下包垣一樣皆蓋將引目發給淮北監掣俾水販即在垣內買鹽課由垣商交納引出監掣給發湖運于盱眙關截角繳司江運于揚關截角繳司所有各商岸店聽其自行撤去所有淮北四十九州縣督銷處分改為融銷考核或竟奏免則去岸費數十萬不入成本又無大斤之弊致滋浮費鹽由販運色必乾潔似可暢銷其出場時一切稽查均可不必全以在垣賣出引數為憑亦刪繁就簡之一法也至於淮北場鹽凡不由中河而由別路者即係私鹽仍須查禁或印由黃運廳營于渡口抽稅抵作河餉臨時酌辦

問淮北如果行包垣賣鹽之法成本幾何賣價幾何

足敵蘆私與否

答曰就現辦成本折合約計每引須成本九兩九錢五百斤每斤賣價一分九釐八毫一五合錢三十文若能省事省費再減二文方與蘆私相平即場私亦無厚利可圖矣

約所鹽成本四兩六錢五分

內場鹽

一兩一錢

就現辦一兩八錢折合

由場至壩水脚一兩二錢

二兩八錢折合

壩用

三錢五分

八錢折合

過所

一兩

二兩六錢折合

上廩苦蓋

一錢

官費 三錢
辛工火足 六錢

約販鹽成本九兩九錢

內所鹽

四兩六錢五分

即上開各細數

錢糧

一兩二錢

捆掣

一兩

司支

二錢

水脚

一兩

所鹽餘利

一兩一錢一分六釐

所鹽成本一年一轉每月二分息合上數

販鹽餘利

七錢三分三釐

販鹽成本四箇月一轉每月二分息合上數

問輪規應整應散

答曰大商願整小商願散賣戶願整買戶願散從前賣價本無一定後來奏定賣價以防擡價病民既定賣價不得不立輪規以防濫價虧商原定輪規以三百萬子包爲一輪賣至二百餘萬卽開下輪嗣後大商取巧改爲二百萬一輪賣至一百八十萬方開下輪而小商始有怨言矣節相孫公意在招徠小商奏請散輪於是鹽價驟跌兩湖以暢銷入告大商固受重傷小商亦無所利運本大虧實由于此聞節相初議但欲變通輪規復以三百萬爲一輪賣至二百五十萬方開下輪若果如此則大小商均得其平最爲妥善其事亦一咨卽定不必奏辦不知彼時何以改爲散輪之奏也嗣後或主整

輪或主散輪或謂鹽多應散鹽少應整或謂鹽多應整鹽少應散是皆不揣其本而齊其末也主整輪者意在扳價也業已私充消滯矣跌價尙不能暢况扳價乎主散輪者意在疏銷也不論商之獲利虧本而但以速售爲事與委而棄之何異豈得謂之疏銷乎鹽多則散鹽少則整者意在散輪而不敢明攻整輪者也鹽少則散鹽多則整者意在整輪而不敢明攻散輪者也皆騎牆之見也鹽法貴在速銷舍輕本減價緝私而求速銷無是理也不輕本于先不緝私于後而但于散輪求速銷則商人裹足矣不知輕本減價而但恃緝私以遂其整輪扳價之私則地方官與鹽務水火矣如孫相本議以

三百萬爲一輪賣至二百五十萬方開下輪以平大小商之情可也然此亦其末節耳鹽務之根本不係乎此也

問查驗江船水誌以杜夾私如何

答曰此書生之見也大江行船無風有浪低昂上下查驗頗難且撐駕江船亦謀生計今不計其衣食所從出而欲但以法度整齊之彼舍裝鹽而外豈無他業乎價減而銷速則江船之夾帶自清場竈之透漏亦少此外更無捷徑也

釋繫辭傳

凡物與理皆二也有二然後有一一者聖人之權也陰陽之徵爲生殺生殺之積爲治亂其精者爲吉凶其機爲悔吝其轉移補救之權爲貞故曰因貳以濟民行故曰天下之動貞夫一凶而貞則悔悔則吉吉則生固生殺亦生至於殺亦生則治吉而不貞則吝吝則凶凶則殺固殺生亦殺至於生亦殺則亂治亂者天地所無如何也人生其間以貞一裁成輔相之曰聖生於治則保治是曰後天後天而奉天時周公是也生於亂則撥亂而返之治是曰先天先天而天弗違文王是也天地任自然故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聖人爲其所當然故

吉凶與民同患不同憂者天地之大也易之體也二也
同患者聖人之大也易之用也一也有天地然後有聖
人故曰有二然後有一乾以易知坤以簡能簡亦易也
知之易故爲之簡是亦足以釋周易之名矣易之義亦
曰治後天者以不易爲易先天者以變易爲易以先天
開之以後天守之則以交易爲易然則不易也變易也
交易也一易簡也一易治也所以前民用也民者無位
者也由無位而俾之隨時有以自處以奠其位明之以
吉凶導之以悔吝範之以貞上者得至於吉下者不失
爲无咎而後與民同患之心可以釋然無憾焉夫民固
可以漸至於吉无咎乎亦外內使知懼而已聖人之憂

患於是乎與天地相爲無窮易與中古當文王與紂之
事孔子未之敢洩也由孔子而溯撥亂返治之聖人則
莫尚文王矣人知羨里之囚爲憂患而不知西伯之命
弓矢之錫之爲憂患也夫紂聰明彊力之主也其責文
王也備其任文王也重且專不寧不來後夫不凶錫命
之謂何然且雲興西郊雨不下逮友邦冢君莫我相也
抑我尤也是以內悅諸心外研諸侯之慮以期左右我
民左右我民是所以左右我君也囚我命我錫我皆所
以責我任我君爲之也天爲之也先天以期格君也理
財正辭禁民爲非所以先天也箕子當明夷而其貞止
於正其志親也文王當明夷而其貞遂能獲心意以出

門庭疏也其位然也正其志而至於奴出門庭而至於三分有二以服事殷其時然也位之爲言法乎地者也時之爲言法乎天者也德之爲言法乎人者也德立然後能因其時位以究其用知其所用謂之志易實通之成其所志謂之業易實定之抑揚其所業謂之疑易實斷之志無形者也業有形者也以無形之志成有形之業亦既成矣何病乎抑揚之疑而亟亟乎斷之斷前人之業所以開後人之志也孔子生先天之時而無其位位天地之大寶也曷寶乎寶其可以輔相哉成也夫天地則亦豈樂於一治一亂若循環哉卒而有聖人之德出焉又卒而得其位治則不失後天之時亂則不失先

天之時是固天地之所甚樂也不卒而其位不存焉亦尚能因其時以定天下之吉凶使成媿媿者有所考而藉焉是亦天地之情也故曰聖人之情見乎辭文王之情天地之情也孔子之情文王之情也立仁義以守位聚人文王之求遂其情也立仁義慎樞機尺蠖之屈龍蛇之蟄以利用安身而崇德孔子之求遂其情也崇德故可以通神明之德窮神知化故可以類萬物之情大衍之數五十何也聖人因二而得一故以一起數與一爲二與二爲三以至於九皆以一體加一用一與一爲二體一用一也一與二爲三體二用一也以一用加九體則復於一十焉數者所以紀物也紀物而至於九

則足以極其變而數可止矣故以一加九而復於一十以十加九十而復於一百自此而加可以至於無窮其曰天一地二何也曰數之體也合其成體而總數之得五十有五用五十不用五者五所以爲五十也五十數也九也五所以成數也一也釋五而用五十是釋一而用九也所以尊一也五於數爲小五十於數爲大衍其大不衍其小故曰大衍其用四十有九何釋一也掛一亦釋一也釋一尊一也何尊乎一一者聖人之權也是占易之法也

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何也曰學易之法也君子之開物物信之爾成務務恃之爾顧吾之身不足信且恃

徒以其辭俾占者則而行之而欲其信且恃焉是有用而無體也無體之用厥用不恆

參互以變錯綜其數何也曰用易之法也易之爻三百八十四止耳而天下之變無窮以有數應無窮雖兩其六十四爲卦亦止於四千八十六爲爻亦止於二萬四千五百七十六要不能不窮惟以參互錯綜之法俾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而後有窮之數可以應無窮之變故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

闔戶謂之坤闔戶謂之乾何也曰觀易之法也一戶之闔闢而易具焉未有出不由戶者舉戶使隅反也易有太極何也曰太通也極中也中則至至則盡盡則窮而

復返是往來之義也猶之闔闢也義不可象故為之奇
偶之畫以象之圖太極者兩儀也二也非一也合兩儀
而別圖太極又加無極焉是或一道非孔子之說易者
也河出圖洛出書圖書之象有奇偶之數焉聖人則之
以起數是亦仰俯近遠所取之一端也聖人之作易其
所取博矣或且以圖書為易之原非也原一而已既圖
又書是二本也

夫十四卦其數也夫聖人之作易其原一而已既圖
又書是二本也

原情

鴻濛未開不得已而有天地天地既判不得已而有生
民生民既絪不得已而有聖賢聖賢既往不得已而有
豪傑豪傑相軋不得已而有奸雄奸雄相倚不得已而
復於庸愚凡不得已皆情也情根於生生成愛愛成戀
戀成彼此彼此成洩絕絕成仇怨仇怨成殺殺復成
生以生始以殺終則天地或幾乎息矣是故殺復成生
則生與生相比亦殺與殺相比而不得已之情遂相為
無窮民生之初知識最先者為衣食有飽煖之者則倚
賴之是為仁不節之則爭是為義仁義不可見聖人制
為可見以習之是為禮知禮之稱而別而行之是為智

久要焉而不可易也是爲信強致焉而不可僞也是爲忠反覆焉而不可拒也是爲恕是故範情之教始於仁而成於恕全之者爲聖賢獨致之而造其極者爲豪傑文之者爲奸雄日用偶合而莫知其然者爲庸愚胥天下之大古今之久治亂分合之變淳漓誠僞之襍糅而天地恃以不泯者情爲之也生民之初因男女而有夫婦夫婦合而生子於是有父子子不一子於是有兄弟此亦一兄弟彼亦一兄弟於是有朋友朋友聚而以德相長以能相差於是君臣夫婦者仁恕之所始君臣者仁恕之所止始者順而衍之衍由少而漸多故易弛止者逆而制之制就變以明一故易激德者順而衍之

之具也故禮以防其弛政者逆而制之之具也故刑以防其激此爲治之大較也情者發端於性者也性恆而情變夫泉之未出於地也澄泓渟滫未有不清靜以正者也性也有高下則有流行有夷險則有遲速磯之則湍墜之則瀑風之則波瀾以至乎溟滓瀆洞無方物焉非水之性而皆水之性也所謂情也王者之法若津梁舟楫然或亂而濟或溯洞溯沿而達惟曲體乎水之情而終不擾乎水之性則情治而政亦立是故徒涉者越谿澗不足以度畎澮也徒杠輿梁而涉者度畎澮不足以杭江河也擊楫於安流者不能飄檣於湖海戲折於颺颺也政有施之一邑而效而窮於連城大都施之平

世而效而窮於傾側擾攘者由此其推也清異則政宜異王者立政就變以明一則不容異以不容異之政而求不能不異之治是所貴乎公卿大夫識人之情而善用之俾萬有不齊之情範而就吾君畫一之政是以吾君委任於上氓庶承流仰化於下出其等夷之身輟去朋友之分以尊君之尊尊之施者不爲調受者不爲傲雖復角材絜知有出乎其右者苟吾君之法在亦俯首而聽命焉者情之所連綴維繫也父不父子不可以不孝兄不兄弟不可以不恭略施報而言統紀此仁之也事而恕之極致也聖賢者以人之情爲其情故無情傑者以其情求合乎人之情故多情奸雄者任己之情

以加乎人之情故矯情庸愚者不自知其何以爲情而因不知人之有情於是乎連綴維繫之道絕而政因以亂政亂故情散散則各匿其情以求遂至於各匿其情則誘之以齋祿而弗趨懼之以死亾而不畏矣而況將求遂其情哉而爲上者何所持以馭其下哉聖王知其然也故進宏達而退瑣屑貴悃幅而賤矯飾務使吾之所用者皆不自匿情之人而後可範圍以通天下之情爲其如是則足以相感也疾痛則有憂戚安全則有愉悅相昵也如夫婦相親也如父子相讓也如兄弟相勉也如朋友而君臣之倫始足以逆制不齊之情以復於生民之初而天地賴以平成焉烏呼盛矣

殷此其積與返之小焉者也上古以至唐虞三代以至秦漢此其積與返之大焉者也自唐虞迄於戰國其成敗可得而言也始皇出而天下之勢幡然大變非秦之能變而秦之不能不變也積人而成天下其相構接者曰身曰心身之所出曰力所憑曰勢所恃曰眾心之所出曰智所憑曰才所恃曰學身之變至周之末而止矣後雖有欲加之而無可加矣而心變方始以方始棄無加必倍之數也是故其外慍櫟而不能禁其內之澆其外倔拙而不能禁其內之偽秦漢之君皆欲斲雕返櫟以維世運而其力皆不能以勝世變秦以猛失之漢以寬得之得失雖殊而漢之所得實卽秦之所失是故論

世運者當合秦與漢以爲一運以唐虞之身而宰之以秦漢之心是文景之風俗也夫惟有大識者能於秦漢以前默觀而達於秦漢之後以盱衡於大運大變若夫小識之士則取其一運一變之中之徃事而記憶之亦足以彰徃而警來逮乎大運大變則將信將疑而不能斷其必然此固仲尼之所不能告而子張之所不能問也日月之晦明草木之榮落其昭著最甚而攷管最詳宜若今管之必同而終一人之所見未有一日之同者豈惟一日而已淡而論之乃至無一息之可同而又況其它乎而率亦不能出乎晦明榮落之外而率亦不能不晦明榮落以相嬗而率亦不能不各自爲其晦明榮

落而率亦不能不各自極其明榮落相嬗之不同憶
其有形以觀其無形則幾於識矣

原略

三代而下成大業者必言略運之於心曰智稽之於眾
曰謀直而不撓曰勇變而無方曰權胥繫略以成文若
是乎略之不可以已也烏呼此習於漢以後之說也周
公之治委曲繁重而不厭所以維繫天下者固非旋至
而立應也自后稷公劉重農務本其家人父子之意已
固結於耒耜蠶織之間而周公復以精詳繼之是以周
雖衰微而文告名器之攸存繇延者猶數百歲凡其得
之難而失之難者委曲繁重之積也漢興則不然高祖
以豁達之度爲天下先立談舉將相呼吸誅賞其於
爲治也一切以徑遂取給於目前先王委曲繁重之意

蕩焉泯焉無復存者豈非所謂居簡行簡無乃大簡者乎王莽徼一時疲劇偷取而紛更之懲漢之略欲復周之詳而彌以速也非詳之非所詳與其所以詳者非也且秦胙土數百年蠶食天下又百餘年如其難漢以布衣提三尺劍拊其膺而奪之如其易者因豪傑之心也且夫豪傑者民之表也周末之民甚智秦嫉而愚之而民既愚矣其戮也若固有其生也若倖存驅之若行尸遇之若伏肉陳涉一呼大夢始覺高祖生其時因羣雄之競逐而羅之以大略疎節濶目坦然與斯民相見曾無幄帟之隔焉是非獨矯秦之暴也周中葉以來祿世祿官世官下士無尺寸之途以自進其鬱淹勃率

之氣固必將瘳時而發泄矣而高祖之畧適當其時以提而唱之不漢之帝而誰帝哉假令文景嗣位因其休息講求先代典禮詳明而展布之俾粗獷苟簡之風潛移而不覺漢之祚與周並永可也下寄其民於二千石而植之也無深根上寄其君於三公而輔之也無強幹此王莽所取資而國統所由中絕也自漢以來未有能致詳於天下者言畧日以勝守國日以危彼此相質莫之能悟儒緩迂濶之譏獨下逮於韋布孰使之然哉孰使之然哉

學行典

人之於世猶如魚之於水... 水涸則魚亡... 世窮則人亡... 故君子居則觀象於天... 動則觀法於地... 幽居則見象於象... 出則見法於象... 是故君子居則與象... 動則與法... 幽居則見象... 出則見法... 是故君子居則與象... 動則與法... 幽居則見象... 出則見法...

原幾

禍福之運於斯世也未嘗一息停以無息行遠途或值或不值任人自為之而禍福不與焉其來也莫能禦其去也莫能追其順應也莫能感其僭差也莫能怨天不為昆蟲草木變易寒暑也性宜者得之而榮茂振迅否則蕉萃卷跼以死矣一氣也可以為生可以為殺惟物之自取焉而氣無成心地不為蛟龍魚鼈生水不為虎豹犀象生山澤也而趨之者宜則游泳陸梁以生違則沈溺枯槁以死一形也可以為生可以為殺惟物之自取焉而形無成心禍福亦猶是也小人所福君子或以為禍小人所禍君子或以為福操之至密而為之甚豫

執之甚堅而應之甚確所謂幾也小人見淺故見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君子見深故見其將然而因以得其所未然見淺者不見深從而神奇之謂之前知是猶見人之食而不知其將飽見人之飽而不知其將復飢也夏四月靡草死姤之一陰固已趨趨乎將變而爲純坤矣豈必履霜乃知堅久惟其爲途也甚遠安坐而指屈之莫能名其至之遲速以徵信於淺夫故摘其切近之端以證之若曰霜之於人類以相召而發之甚捷此而猶不知則無所用知也而非所語於幾也魯儒之言曰君子直道而行不求福不避禍此非徒淺之乎言君子也亦并不知禍福且夫成敗利鈍窮通壽夭愷相對也

出乎此則入乎彼未有能中立者也稱吾身之所行以當之堪則福否則禍堯舜之南面伊周之王佐孔孟之周流顏淵原憲之貧且天箕子之囚奴龍逢比干之剖繆以死皆福也桀紂之禍在爲君廉來之禍在爲相秦儀之禍在說當世而出其重寶以取高位其它貧天刑僂之禍不可勝數也而不得以加諸君子者內省不疚則無咎而非福也詩曰豈弟君子求福不回回之言邪邪則無福而非禍然則君子之無時而不內省卽無時而不避禍避禍所以求福也若斤斤焉較量於成敗利鈍窮通壽夭之不同則且烏乎措吾心則且烏乎制吾行吾心之不知而又烏乎知吾行之所堪哉於是有懷

醜毒以爲燕安舍康莊而實叢棘督儒求其故而不得
乃決去禍福而責之以直道世之人既習聞直道與禍
福若風馬牛不相及甚且水火之相悖也於是逐禍福
爲轉移指直道以相誡絕人於知幾之哲而毆而納諸
罟獲陷阱之中則督儒之說亂之也

原度

善惡者人所受治於君相也好惡者君相所以治人也
知其善惡之所至謂之明好如其善惡如其惡謂之公
人莫不慕善而諱惡陽慕之而陰倍之淡諱之而致行
之是小人之常而王誅所必加也雖然倍之矣而猶慕
之行之矣而猶諱之苟就其慕與諱之機以逆折而默
移之則小人之才未必不可革而小人之才未嘗不可
用是以君相之至明至公者有時稍節好惡以妙隱惡
揚善之權是之謂度量度者所以知短長也量者所以
知大小也彼於短長大小之閒審慎權衡而出焉夫是
故德日新而事克濟後之君子不明度量之實其於小

人也始慍失之激率慍失之疎激故爭常不勝疏故勝亦不久小人因其隙而復擠之終以僨事而病國且夫度所以知長短也量所以知大小也是必將知小人慕善諱惡之心與其所自爲者孰真知吾潛移默轉之才與小人之所以相待者孰勝以我之所勝動彼之所真由執轡握策以驅六馬也奈何慕包荒之虛名忘金柅之至誠使後之論者旣歎用君子之不終復惜君子之不善用其好惡哉自度量之說不明遂爲鄉愿之所僭自居於模稜而示人以不可測胥天下之善惡相忘於積日累月之間相委其柄府史執之將委其柄胥徒執之舉天下病風痺而府史胥徒竊其柄柔者舞其文彊

者怙其勢內行繳繞糾紛之政外成剽猾攘斂之俗任將相者相與依阿渙忍於上拱手以待淪胥而莫之恤也於是委曲遷就以爲仁固陋蓄縮以爲謹巧諂迎合以爲智吝齷齪厲以爲廉又因招其類而排異已世風士氣日益頹於下雖有堯舜之君席豐享豫大之天下而好惡不彰紀綱不振元氣漸以銷鑠此淡識之士所爲伏枕而鼻欬倚柱而獨歎也悲夫

然其為而無所待於外而隨物而遷夫

而致惡不遠乎此乎夫

亦日益其德於不盡其德也夫

也

也

也

也

也

原直

直之為言猶曰自然也云爾今夫木本鉅末細相百也
其所以生者自鉅而之細雖細必達非作而致也有其
所不能不達而後達於其所而形具焉假欲先為其形
而後達之則固未有能至者也是故屈之折之齷之熾
之而其欲達之性固在故曰人之生也直木曰曲直包
形與性之說也箕子之說也直則生不直則死以性御
形之說也孔子之說也箕子之說王者所以治人孔子
之說儒者所以自治後世之訓直者曰如矣如矣云爾
而或遂疑直之不足為君子而或遂疑君子之可以有
時而不直機械變詐蔓延醜毒風俗日以漓人心日以

陽信齋文集
偽一二有志者激於時之所不尚因以甘乎時之所不
容至於甘所不容而悍然驚然之氣挾其平日之才與
其學橫潰四出因以府怨而速禍自然之性固有如是
鬱勃不平者乎是亦與於戕賊之甚者也木之生託乎
地其所以生得乎天日月所照雨露所濡風霜所搖落
凡以衛其生者皆天也地則不然燦水與石以爲質或
險或夷或陽或陰或瘠或肥或壅或崩固已千變萬端
矣而加之以人事是故得乎天者無不全其欲得乎天
者無不求其全託乎地者偶全而常不全以求全之情
當常不全之勢弱者靡彊者肆士有幽憂而顛顛災有
矯厲而遇禍苗者不可勝數也惟達生之士爲能因地

以合天

原才

習則厭厭則思遷是故願慍有餘境慍不足不足則妬
妬則府怨府怨而境且益窮才者所以爲善也善莫先
於謙怙才則害謙害謙則不如無才才至不如無才則
不才莫大乎是是故憐之而殷然以感莫之怍也忌之
而岸然以自得莫之悔也曰吾才也云爾而實天下之
大不才以不才爲才則非才之爲累也入實累才才者
氣之鋒氣者志之將志不足以帥氣故將驕將驕而不
戢士則將以其克敵之鋒反而肆虐於吾民甚者將與
帥胥美焉殺人而諉之兵兵不任過也自殺而矜其兵
之利得不謂之大愚不靈乎可不爲之大哀乎古之號

爲才者屈氏司馬氏其尤也進盡忠言痛心宗國屈氏
之所以爲才也湛淡六經綱羅放失以昭法戒司馬氏
之所以爲才也若其誕漫荒衍怨誹誇訕以炫奇買
則固二子之所短也古人之抱負與吾孰多尤悔與吾
孰寡遇合與吾孰先抑塞與吾孰久困頓與吾孰甚怨
尤與吾孰淡古人之處之而平者吾將輕之邪抑重之
邪處之而不平者吾將慕之邪抑憯之邪夫屈氏司馬
氏之才後世自命爲才者所不敢望而其得失則後之
才不逮二子者亦皆習見而能言之矣乃務舍其所長
而求法其所短而又不能至焉而又妄欲因而藉口以
嚶嚶於天地民物之間可乎由不察乎才之說也性之

所發謂之才才之所及謂之用用之所成謂之事業其
成與否非吾之所能爲也必也求爲其可用可用而不
吾用則又當安吾身以待用夫求爲可用又能安吾身
以待用則度幾乎免於不才矣毋自戕賊焉可也已戕
賊者速返焉可也吾又安能不悔且懼乎哉

井田議

或曰井田不復不能躋天下於三代之隆或曰井田斷不可復復之且大亂或曰必因大亂之後乃能復之皆豎儒之說也井田之法非聖人所能興亦非庸人所能廢聖人因而節制之庸人者任其敝利頽壞爾今併莊之法存於北而圩田之制存於南併莊之法非同井相友助之意乎圩田之法非畎澮溝洫旱潦蓄泄之備乎能行併莊之法於南而通溝洫之利於北則井田之制故在特異其名耳然而併莊不能行於南溝洫不能行於北何也南地狹而人稠北地廣而人稀人稠故多以仕宦商賈致富厚老而倦始委重於農而地又狹是故

畸零交錯而不可理地廣故不惜人稀故不勞以不惜之地委不勞之人故懼多種而少獲廢人而任天爲治者能度地以居民使地之氣與民之氣足以相宣而相養然後合南北而用其長則凡保甲社倉義學土練諸成法皆可次第舉矣辨埴壚墳壤塗泥以知地之性辨穀木蔬果糞種以知地之宜辨五施七施不易一易再易以知地之力是之謂司空之職此之不講而以一切施之故其說益繁而其功益不立奈之何或且舍地利而空言水利也

區田議

余世農也斂穀於堂一穀闌入几之頃明年發秧一絲庭之荷蒔而弗萌缸有草茸茸然余弟傲昆生十二年矣因田時第缸草取瓶秧而植之佃者水亦水芸亦耘糞亦糞翁焉勃焉莖敷葉垂缸幾弗容乃植蘆而欄之莖如指葉如蒲穗餘五寸穗得二百六十穀穀長大視常穀加什之三佃者穫亦穫得穀九升礬之得糙米五升五合鑿之得白米五升凡缸之值爲錢三百五十權其什一之利爲錢三十五糞土之值五十凡需錢八十五米之值百有二十五其贏四十缸之大二尺五寸周以餘地可通人一缸占地方五尺是爲一弓畝容缸二

百四十得米十二石得贏錢九千六百其次年糞可減
二十則缸贏六十畝贏十四千四百石山之有不竭泉
其出高者以次羅缸或木桶木桶值賤而易朽絜之與
缸等引泉而周灌之一夫可執五畝婦人可三畝老弱
可二畝歲之贏衣食大豐旱潦蟲災滅於田易溉故不
憂旱盈則溢故無潦疏寘而通風故鮮蟲施之石山是
以無草木之廢地爲沃土也其利方溥其法合於區田
故曰區田議

葬議

地有吉凶葬無禍福葬者爲處者非爲生者也自家墓
之職廢而葬無恆地自七月五月三月逾月之制廢而
葬無恆時於是禍福之說棄之以父母體魄爲子孫徼
倖之資風俗人心日以頽爭鬪獄訟日以繁此有志之
士所深閔也夫人子之於父母固當有無窮之愛焉體
魄所託以爲安而苟簡從事謂之不孝凡葬書之說曰
土厚而溫無風水蟲石之害則所以安吾親之體魄者
稱其力而爲之是亦足矣土不欲其親膚而棺槨不能
不朽固天地自然之數而人子所無如何也設爲禍福
之說以愚惑天下而學士大夫不覺且靡然而從之奈何

其不爲之所也有言責者曷不昌言之曰凡未葬之子孫已仕者母得起服未仕者母得捐考仍科以棄尸不失之律因而遭水火或他故毀傷者科以殘毀之律其有子孫眾多而或欲葬或不欲葬者欲葬者告言獨坐不欲葬者非山崩水齧棺已見而輒遷葬者科以發冢見棺見尸之律不欲遷者告言獨坐欲遷者地師倡邪說惑眾致子孫坐罪者科以教誘之律田宅因風水興訟者本罪外仍科所因謂禍福爲適然邪則固無事乎此也謂禍福爲有致然邪則致福莫大乎仁孝悌仁孝以求福未見其能獲也父母之於子其所甚欲者未有損於吾也吾皆不能如其意以予之而欲責報於枯朽

之餘予之以甚不欲而欲其必如吾意世固有如是之仁孝乎哉而比匪之交構因之兄弟之鬩牆因之積樞未舉而素封之貲蕩焉無存者指不勝屈是亦政理所宜急也

嫁議

古人之於夫婦各致其情而未嘗有所彊也一與之齊終身不改所以立其經媒氏掌男女之判合奔者不禁所以御其變非然則夫婦之道苦而淫辟之舉多矣情者性之所發也欲者情之所流也上士復性其次用情其下徇欲欲不逐境者情之幾於復性者也下此鮮不移移則情變變則親漸疏真漸偽惟其地之相逼也內疏而外僞尤不可以一朝居而又顧僭名分含忍而包容之彼此互忍而互有所不平於是不測之機伏於肘腋之間而其危不可以終日且夫中智以下未有不有所待乎外者也所恃待乎外則方其自恃也而固已不

是恃矣境過而不居欲賒而不償情匿而弗宣性其殆
哉愚以爲宜廢妻不唱隨之條設夫絕恩義離異之律
以平其情而弭其變曷旌乎節賞人情之所難也難在
所賞則不能爲其難者在所恕則不宜示之罰妾不
受夫封爲其奔不備禮也而未嘗絕其封於子惟再醮
則絕之會妾之不若是以素封以上莫不醜而彊制之
是節可以僞爲也甚有慮其不終斷父母翁姑之恩而
抑偏自戕者非所以矜恤寡弱也愚以爲再醮之婦宜
同妾例絕其封於夫而不絕其封於子俾父母翁姑無
所醜而彊制焉所全者必多矣苦節之貞仰事俯育積
數十年殉夫之烈俄頃而淩誠若有所不同戒輕生者

因有旌節不旌烈之說然每觀易姓之際有識以上冥
嘿捐軀於事未有濟也異代哲王猶將表揚之以激厲
風俗至於烈婦則曰爾曷不爲其難曷爲輕生而徇名
是褒自經溝瀆之諒於學士大夫而責託孤寄命之全
才於匹婦也一何其不思之甚也愚以爲殉夫之烈凡
在喪服以內及服甫除者咸宜旌異於義爲宏先王之
教至寬也寬故多所就而少所越拘儒淺識索求瑕疵
刻淡之論務爲申韓所不能加於是驅天下而爲僞僞
之旣成於教固無所越也而其流極將激而生殊異之
變可不懼哉可不慎哉

內刑議

內刑不復久矣法律大備而於懲奸之道有不若肉刑之適當者三鬪與盜與淫也鬪至折傷者盜傷應捕人輕者宜刑一足鬪至篤疾者盜傷應捕人至折傷者宜併刑之於今法爲由輕適重彊奸輪奸已成本婦未死者奸夫殺本夫奸婦實不知情者宜宮之於今法爲由重適輕漢文廢肉刑閔其身雖悔過而肌膚肢體不可復完也甚者加入於死夫使所侵損於人者可以復完則予凶人以自新之途可也今所損已令人不可復完矣獨奈何惜凶人之殘廢存其復犯之具而不稱所損以償哉至於加入於死是不忍刑人而忍殺人也是亦

未足以昭情法之平也鍾繇議復肉刑嫌鄰敵有辭而
罷意其所議紛紜太多若如斯之條雖檄告吳蜀可也
惜其事之中止而詳不可得聞是爲議

六安答問

或曰臯陶明荆世絕不祀信乎答曰非也左氏慨中國
衰弱坐視荆楚侵滅先聖之後而不能救爾夫殘民之
事莫大於蕩廢廉恥桎梏仁義倡異端邪說以喪其心
次者厚賦巧斂奢淫侈汰以破壞攘敗其家此其流毒
必世百年而後復宜天荆所必加而未聞其驗之如景
應形也故曰天道遠若夫荆者與禮相維與兵相攝義
取於禁暴德成於好生臯陶之用荆何虐於民何辜於
天而假手蠻夷殄其允嗣以爲報復哉臯陶爲帝李以
官爲氏凡諸李宜皆由臯陶且唐虞至春秋千數百年
矣蓼六之外豈無支屬卽楚滅二國公姓公族度不過

俘諸翦賜亦未至剝絕靡孑遺也自佛法入中國而生
殺之教分儒者徃徃漸深不覺動引經傳相左證夫荆
及無辜謂之殘殺辟以止辟謂之祥荆蕭何起刀筆吏
用明法佐漢其治孰與臯陶而鄼侯之封與漢並永子
孫蕃衍昌大史不絕書是亦足以明論者之惑矣末俗
吏多選輒不職明不足以燭奸強不足以除暴煦煦嫗
嫗盜寬仁之名以濟其容身保祿位之計而自詭子孫
必將高大其門閭一二有爲者出其閒必相與怪而擠
之若唯恐奸之不獲養國是之不獲誤也然則仲尼子
產之爲政顧不及不足法與此又與於不仁之甚者也

六壬畢法總鈴序

大撓作甲子果其日甲子乎曰固也天地始闢諸皆未
有名名之者人也曰天則天曰地則地曰人則人以至
萬物皆然人以其物命之是物也卽一成而不可變大
撓作甲子則其日甲子巳乃筮之人推演長麻有失月
有失年今之甲子果大撓甲子乎六壬之數合用年月
日時年月日甲子不可信可信獨時支耳以其一可信
參互於七不可信而欲以斷吉凶可乎曰何爲不可數
莫尙乎卜龜之有兆也方弓義功馮之一灼而眾占生
焉聖聖相承數千年弗敢廢也龜爲之乎灼爲之乎亦
曰誠爲之爾已誠則人之氣與天地通氣本通也不通

者不誠爲之也然則非能通也能去其不通者也所謂
復性也故記曰至誠之道可以前知非前知也本無不
前之知其不知者不通爲之也然則以數萃人之誠以
誠還天地之通以通復性之知甲子特所名所僭之一
物龜甲著筮之類爾度江湖者其用在浮舟亦浮柁亦
浮渾脫木罌餅中流之壺亦皆浮僭無定之物以行有
定之浮則大撓之甲子可也今日之甲子亦可也其浮
同則其濟同其誠同則其通同其知同也何以有效有
不效曰問者之誠其觸也猶度者之欲濟也占者之誠
其因也猶爲之度者之欲其濟也所用以占則其器也
器之良楛濟不濟繫焉舟而膠柁而材敗則不濟濟亦

不畢所馮以淺其占之用則其機也舟柁物具而無楫
權將迷其鄉甚者欲東而反西焉濟必不達是與神物
以前民用卜質矣筮文焉世愈近人事愈變故其爲占
驗亦愈益繁文之不能反於質也上自朝廷下迄閭巷
眇不爲世所轉移數亦因之言卜筮於今日是揖讓而
解闕也六壬之占靡不備惟天時則畧之墳墓則畧之
六壬於三數爲人詳於人故畧於天地也畧射覆以其
微巧而不足前民用也重官祿所以泣人也重盜賊所
以安人也重疾病所以急人也其書甚多以畢法爲最
精吾友包山潛心三數最後治六壬以畢法之用條分
件繫於周甲之下於是舉冊而體與用備焉又著年氏

總鈐於上方其言尤淡切著明蓋博而返之約者也凡表六十冊又別爲鈎元提要若干卷六壬之書於是大備余於六壬畧涉焉而爲眾說所眩未嘗登其堂窺其戶廢然返也得是編則浸浸乎汔濟矣世之言術數者多爲怪迂複亂以文其固陋惟其入之也不淡故其言之也不白甚者謂發泄泰過造物忌之夫造物至仁愛見有人焉明吉凶以拯迷罔指歧塗以定一趣方相之之不暇曷爲而忌之也哉包山其發抒是編於世譬猶聯膠舟葺敗柁縫綴渾脫補苴木罌餅漆飾苦匏加之以楫櫂其所濟也必多矣

與徐壽伯書

讀足下詩取材行筆有古人遺範知於此事用力勤矣抑聞之詩以言志故曰心聲譬之射參連白矣技也君臣父子各以其鵠爲志比禮樂中多者爲美焉斯先王所以習士也士不得已而有言句而韻之謂之詩將以遺後之人必也其人其世蘊蓄流露於其中俾後之人得考而論之以知其志之所在是以前人之華藻經後人之采掇而前人不復能自有之者各志其志故也李廣之士卒代以程不識則紀律變矣樊崇徐宣之部曲光武拊循而用之則暴掠椎埋之徒溫溫乎脫劍而通經矣夫志氣之帥也氣辭之榦也以志行氣以氣運辭

無枝辭無客氣因而範圍之以法度是故可豪可艷可雅
可俚可繁冗超脫不一其趣也可漢可魏可六朝三唐
宋元不一其格也而不可割張之作以入李詭甲之年而
稱乙者無他各有其鵠也以足下之工力而進以是說
則向之所沈浸醲郁者將躍然各出其奇以効命於楮
墨之間筭淮陰善用兵市人可驅而戰也況節制之師
哉過客至止足下不棄贊所業而殷然先施焉其視僕
也重矣用不敢自外於朋友相切劘之誼若因所長而
敷贊之懼不稱盛意

與任階平書

心陔處得見手書知足下以時務爲懷詢采下逮用儲
獻納感甚感甚濟沈於兩淮十五年矣肱雖三折曾無
寸長顧見當事諸公其始至也無不勵精圖治繼而動
輒至礙終至無可設施被議以去者相踵也夫兩淮貿
易之場上應天市治市者慎無擾今以一切之法剝割
之是重擾之也故愈求治而愈不得治司其事者苟能
因商之所利而利之利在則眾趨而百廢舉矣是故計
成本以清其源通銷路以暢其流計成本必先定科則
二十年來科則多至數百萬矣必知其何以多必知其
何以不可少必於不可少之中力求其可少之處而減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一百一十五
之此成本之關乎國計者也若夫成本之不關乎國計者又當爲之變通而籌劑之可省者省之不可省者思所以償之而又通其銷路使轉輸速而利自生貿易之事與其兩年而什贏二不如一年而什贏一也何也兩年什贏二則甲年之本丙年乃復是乙年又需本也一年什贏一則本半而利均准雖需本二千數百萬今年而一運則需五千萬昔之時商富而止需二千數百萬故易從而有功今之時商貧而反欲其儲五千萬能乎不能乎此銷路之所以不可不亟講也理財之大道量入以爲出今之籌運庫者反是夫官之所入商之所出也商必有是入也而後能出而輸之官否則商欲出

而不能出官因欲入而無可入入不敷出乃於所必出者因循而推展之愈積愈重迫於國者數日增責於商者勢日急朽索將絕六馬盡驚馭者方搖鞭而叱咤之亦何怪於利藪之變爲畏途哉然此固非絕無可爲淪胥以往之局也濟於此事研窮甚久信其有可轉之機徒以身在局中謹循資格不敢冒陳狂瞽自取咎戾今幸脫然去此敝屣矣痛定思痛其言愈切或可以筆之於書矣乎遠詢殷殷敢陳端緒若欲因而究竟之則須後命

此書之旨... 治國之要... 聖君賢相... 斷然不... 為之者... 誠惜乎... 其所精也... 鹽者取之... 於海而甚... 易非如... 穀帛有... 樹執之勤... 終歲之久... 也易成故... 利厚利召... 爭爭召... 殺殺召... 盜不統之... 於少府是... 海濱皆盜... 藪也河灘... 江州歲有... 鬪訟大者... 至於殺人... 而況濱海... 斥鹵無蓋... 藏之

鹽法議一

鹽法之不可廢也其粗在於利國而其精在於安民唐之初兩淮鹽利數十萬及劉晏管之歲六百萬此利國之說而非其精也如但以利而已則曷不徵之產鹽之地曷不權之所道之關津曷不均之食鹽之人三者皆足以取利三者並用之利且不止於常額其事較省其弊較少其利孔較寬而可恃然而聖君賢相斷然不為之者誠惜乎其所精也鹽者取之於海而甚易非如穀帛有樹執之勤終歲之久也易成故利厚利召爭爭召殺殺召盜不統之於少府是海濱皆盜藪也河灘江州歲有鬪訟大者至於殺人而況濱海斥鹵無蓋藏之

露積哉無賦則必爭有賦則必漏賦所自起漏卽因之
斷斷然也漢以來歸之官其後官商半我朝度越前
古悉歸商官者所以治人也名之曰官而任之商賈之
事漢史所以刺均輸也若夫商者市井賤丈夫耳鮮恥
而嗜利利苟集焉則惟上之所使之且夫利之所在弊
之藪而怨之府也惟賤丈夫爲能與弊相安而與怨相
貿鹽法之書於商曰卹以富厚而蒙鰥寡之惠以燕安
而被罪辜之名職是故也然則國家曷取乎賤丈夫而
用之曰此深意之所寄也今夫桀鷲不馴之氣未嘗一
日不流行於天地之間夫固必有所鍾矣唐虞之隆尙
有凶頑苟無其權雖亂弗肆用世之大權曰位曰財位

者榮辱之所生財者聚散之所繫位耑於上財布於下
財之大積莫若鹽旣不可以是辱吾治人之官而又非
士君子之所能爲也則與其委之凶頑之亂民無甯委
之賤丈夫焉賤丈夫而獲利上可以佐非常之需粉飾
太平之盛下則老疾幼孤有所賴游食之士有所依州
縣以上辦公之費有所集極其所至不過奢侈踰制自
底於貧匱而止耳夫奢侈者一身之孽也奢侈而所積
散散則百工雜伎乘而瓜分之固猶有所養也苟大局
之無損則彼踣而此起耳若使委利於凶頑之亂民則
其害豈待言而後明哉是故我朝之論鹽法曰卹商
以裕課曰緝私以疏引皆其粗也言其粗而精者固已

括乎其中... 其害豈啻言而對聽... 亦無嫌與始離而此法... 其害豈啻言而對聽... 亦無嫌與始離而此法... 其害豈啻言而對聽... 亦無嫌與始離而此法...

鹽法議一

成本者鹽法之原也賣價者鹽法之委也原委相權而盈虧見盈則商聚聚則紀綱法度秩秩然否則商散散而劫之以威則愈散此今日之勢也夫成本賣價者運司所宜日計旬計月計歲計且逆料其將然而豫為計者也舍是則皆吏胥之事曷貴乎運司計之而有餘則優柔而取盈焉以佐國計之而不足則言之鹽政鹽政為求其所以不足之故因而補救之或奏或咨或飭行或參處一二大端舉而其末應矣非是則曷貴乎鹽政是故鹽政之局量必寬且決於運司運司之心計必敏且密於商人而後鹽法治問今日之成本猶是志載之

成本乎百物皆貴而獨成本數十年不變乎有以知其不然也是必先求實在之成本而後可以定賣價問今日之賣價猶是志載之賣價乎成本益增而賣價顧能益減乎曾不聞一言及之是爲無運司也商之稟自言其情而已可否浚之運司運司所不能浚或雖浚而恐其未當也是以詳之鹽政是鹽之有政也以鹽政主政者也若一切委之商稟豈商所云云其是非成敗固宜燭照數計百不失一乎是爲無鹽政也愚謂今日講求鹽法必先責運司以會計如何則盈如何則虧如何則虧復爲盈不得委之於商而聽其自爲鹽政總其大綱以督率之有所不通則從而補救之運司之精神注於

商鹽政之精神注於臬注於商故運利注於臬故銷利運利故原不竭銷利故委不積因原竟委相維而不相闕則得其體矣

Blank manuscript page with vertical columns.



